

红楼梦

镜像下的清朝礼制文化

夏桂霞◇著

《红楼梦》以多彩灵活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细腻的故事情节，再现了清朝贵族家庭礼制文化生活场景。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」本书作者无意「索隐」，无力「考证」，只是从清朝士大夫家庭的居家礼仪、丧服制度、婚姻制度、奴婢制度、宗法文化、满族习俗等视角入手，试图阐释《红楼梦》主题思想的深邃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。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红楼梦

镜像下的清朝礼制文化

夏桂霞◇著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红楼梦》镜像下的清朝礼制文化/夏桂霞著.

北京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136 - 2323 - 0

I. ①红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②礼节—制度—研究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07.411②K89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8188 号

责任编辑 聂无逸

责任审读 贺 静

责任印制 常 毅

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

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

印 刷 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1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36 - 2323 - 0/G · 1980

定 价 39.00 元

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.economyph.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

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(联系电话: 010 - 68319116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68359418 010 - 68319282)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(举报电话: 12390)

服务热线: 010 - 68344225 88386794

卷首弁言

曹雪芹料定“红楼”知音难求，在《红楼梦》开篇楔子中就曾感叹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脂砚斋也一再提醒读者：“此书表里皆有喻也。”“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”^①可见《红楼梦》藏有“奥妙”和“奇巧”。

一、“红楼”觅知音，“谁解其中味”

自《红楼梦》诞生以来，红楼“解梦”者，人头攒动，此起彼伏，像《好了歌》注解那样：“乱烘烘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”。二百多年来的“红学”研究，代代相传，经久不息。

（一）红学“解梦人”及其流派

最早的《石头记》评点者，当属脂砚斋、畸笏叟、梅溪、松斋、棠村等人，这是一群生活在曹雪芹周围的亲朋故友；嘉庆朝及以后的王希廉、张新之、姚燮等，也属于这类性质。他们或传抄、评点《红楼梦》，或指明其情节年表等。

^① 《脂砚斋全评石头记》，霍国玲、紫军校勘，东方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159页文中夹批。

最早的“红楼”题咏评论者：明义^①作《题红楼梦》绝句 20 首；永忠作《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》绝句；张宜泉作《伤芹溪居士》；曹雪芹好友敦敏作《小诗代柬寄曹雪芹》、敦诚作《寄怀曹雪芹》悼芹诗等，他们都对《红楼梦》有所题咏和评论。

“红学”研究进入 20 世纪初，高潮迭起，形成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“索隐派”^②和以胡适为代表的“考证派”^③及以王国维为首的“小说批评派”^④三大流派。

产生于“文革”前后的红学者。这一代“解梦人”，研究方法表现出“多元一统”的特点：主题多元、手法多样、多学科切入，但最终都未超出 20 世纪初“家世”（曹学）与“本子”（版本）的研究范畴。

（二）20 世纪初“三大流派”各自特色

1. “索隐派”的种种推测

（1）“索隐派”的源流可追溯至清中叶。乾嘉时期的“索隐派”，他们认

① 参见沈治钧：《红楼梦成书研究》，中国书店出版社，2004 年版，第 4 页注①：“……明义……等均与曹雪芹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。又，敦敏、敦诚、永忠均曾与明琳、明义交游……”。笔者注：明义，字我斋，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傅恒的二兄傅清之子，大约生于乾隆初年。

② “索隐派”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：邓狂言著《红楼梦释真》（上海民权出版社，1919 年版），阚铎著《红楼梦抉微》（天津大公报，1925 年版），景梅九著《红楼梦真谛》（西京出版社，1934 年版），潘重规著《红楼梦新解》（新加坡青年书局，1959 年版）和《红楼梦新辨》、《红学六十年》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74 年版）及《红学论集》（台湾三民书局，1992 年版）《红楼梦血泪史》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，1996 年版），等等。

③ “考证派”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：俞平伯著《红楼梦辨》（亚东图书馆，1923 年版）、《红楼梦研究》（上海棠棣出版社，1952 年版），吴恩裕著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（香港中华书局，1978 年版）、《曹雪芹佚著浅探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79 年版）、《曹雪芹丛考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版），吴世昌著《红楼梦探源外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版），等等。

④ “小说批评派”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：李辰冬著《红楼梦研究》（正中书局，1945 年版），王昆仑著《红楼梦人物论》（国际文化服务社，1948 年初版；1983 年，三联书店重版），李希凡和蓝翎合著《红楼梦评论集》（作家出版社，1957 年版），何其芳著《论红楼梦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 年版），蒋和森著《红楼梦论稿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9 年初版，1981 年再版）、《红楼梦概说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 年版），刘梦溪著《红楼梦新论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 年版），胡文彬和周雷合著《红学丛谭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版），等等。

为《红楼梦》是写：明珠家事；傅恒家事；和珅家事；张侯家事等^①。

(2)清末民初的“索隐”著作。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《红楼梦索隐》^②，他们在该书中“索隐”出了清世祖（顺治帝）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。然而，这一结论被后世红学家孟森用史实推翻了^③。

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出版《石头记索隐》^④，他对《红楼梦》总看法是：“《石头记》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。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。”蔡先生评定《红楼梦》主旨，将其定位于“反满吊明”政治小说。

刘梦溪先生认为：“《红楼梦》的政治内容，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，蔡先生看到了，这是《石头记索隐》的可取之处；甚至提出《红楼梦》是政治小说，都不无一定道理。但一定说‘书中红字，多影朱字，朱者明也’，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，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，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，就是‘拾汉人唾余’，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^⑤”。

2. “考证派”对史料的挖掘

(1)胡适先生是兴“考证派”的创导者。1921年胡适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，1922年又发表《跋〈红楼梦考证〉》，这两篇文章被红学界认定为“考证派”的开山之作。1928年至1933年，胡适又撰写了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和《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〈石头记〉钞本》，这两篇论著也属于考证范畴，前者介绍和考证了甲戌本，后者介绍和考证了庚辰本。胡适先生从历史学的范畴，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比较接近实际，至少将《红楼梦》作者的生平，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。

① 周春：《阅红楼梦随笔》，写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，比程伟元、高鹗印行程乙本只晚一年多。周春在这篇随笔中说：“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。余细观之，乃知非纳兰太傅，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。”参见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40—141页。

② 王梦阮、沈瓶庵：《红楼梦索隐》，中华书局，1916年版。笔者注：在该书第6—7页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至于董妃，突以汉人冒满姓。……因汉人无人选之例，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，姓董鄂氏。若妃之为满人也者，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。……适大兵下江南，……小宛艳名夙炽，为豫王所闻，意在必得，……后经世祖纳之宫中，宠之专房”。此论点被后世红学家孟森推翻。

③ 孟森在《董小宛考》一文中以确切的史料考定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，死于顺治八年，活了二十八岁。而清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，比小宛小十四岁。当小宛去世时，世祖不过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，两个人“年长以倍”，不可能发生如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。参见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49页。

④ 蔡元培：《石头记索隐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17年铅印本。

⑤ 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65页。

同时期的“考证派”主要红学家还有俞平伯先生。俞平伯于1922年竣稿《红楼梦辨》，1923年4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。俞著是从文学鉴赏方面进行考证，重点放在辨析《红楼梦》文本上，尤其专注于对高鹗续书的研究。

(2)“考证派”的集大成者当属周汝昌先生。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新证》是周汝昌先生关于“红学”考证的代表作。周先生1947年发表《〈红楼梦〉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》论文；1962年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连载《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》；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曹雪芹》。这一系列著作，周汝昌先生重点放在考证曹雪芹家族历史和作者生平事迹上。在考证曹雪芹家世生平方面，周先生颇多真知灼见。但于版本、于脂批、于文物等方面的研究，刘梦溪先生认为：“虽不乏创见，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，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。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就是史湘云，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。”^①

(3)“考证派”其他学者。除胡适、周汝昌主将以外，还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曹雪芹家世及《红楼梦》版本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这其中包括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，冯其庸先生的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和朱淡文在1982年发表于《红楼梦学刊》第3期上的《曹寅小考》等，都将曹雪芹的家世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。除此以外，“考证派”在有关《红楼梦》版本学、脂学、探佚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。

3. 红学“批评派”的源起及发展

红学“批评派”严格来说，应分为“评点派”^②和“小说批评派”^③两个方面。

(1)红学“评点派”创始于清中叶。乾隆时期的脂砚斋们，当属于最早的“红学评点派”。在作者写作之时，脂砚斋们就参与了小说创作，他们一边帮助雪芹整理、誊抄，一边加入自己的评点、批注。这些脂批，为后世研究《红楼梦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。随着程、高本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，参与评点《红楼梦》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其中具有影响力的，有嘉道时期的王希廉、张

^① 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08页。

^② “小说评点”之特点：“评点、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，而忽略造艺之本原，常以‘小结裹’为务。”参见钱锺书：《管锥编》（第4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，第1215页。

^③ “小说批评”之特点：“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。”参见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227页。

新之、姚燮等；至清末，哈斯宝和王伯沆二位的评点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(2) 红学“批评派”的源起。王国维于光绪 30 年(1904 年)在《教育世界》杂志上发表了《红楼梦评论》，这标志近现代“红学批评派”的兴起。王国维在《红楼梦评论》中，运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思想，指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“彻头彻尾之悲剧”，是“悲剧中之悲剧”，可谓其彻悟了《红楼梦》的精神实质，堪称《红楼梦》的真正知音，不愧为“红学批评派”开路人。

继王国维之后，1915 年《小说海》发表了季新的《红楼梦新评》；1920 年《小说月报》刊载了佩之的《红楼梦新评》及吴宓发表于《民心周报》上的《红楼梦新谈》等，这些论著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探讨《红楼梦》。然而，由于受当时蔡元培与胡适间的论战之冲击，王国维开创的红学“批评派”的声音被淹没了。

红学“批评派”自出生之日起，其命运多舛。直到 20 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更深入一步的红学批评文章才有所出现，当时出版的论著有：牟宗三的《红楼梦悲剧之演成》(1935 - 1936 年，刊于《文哲月刊》)，陈觉玄的《红楼梦试论》(1948 年，刊于《文讯》)；李辰冬的《红楼梦研究》(1945 年，正中书局印行)和王昆仑的《红楼梦人物论》(1948 年初版)等有影响的红学论著。发展到六、七十年代，“红学批评派”出现了主题多元化的倾向，同时也受到“文革”左倾思潮的影响，走过了一些弯路。自 80 年代以后，“红学批评派”出现了兴盛气象：“国内各出版社出版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论著，约有 36 种之多，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王国维以来有 70 年历史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的总和”。^①

诚然，自《红楼梦》诞生以来，其红学研究经久不衰，成果汗牛充栋。然而，这部旷世奇书，至今还留下许多令人猜不透的“谜”和解不开的“结”。

① 刘梦溪：《红楼梦与中国百年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 年版，第 287 - 288 页。

二、谁能猜“谜”，谁能解“结”

有关《红楼梦》研究，众说纷纭，各抒己见，争吵不断。常言道：“道理越辩越明”，但似乎不适合于《红楼梦》。倒是俞平伯先生在《红楼梦研究》一书自序中说了一句大直话：“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，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。”^①的确如此，红学研究至今，还留下了许多难破之“谜”和难解之“结”。

（一）“红学”研究，剪不断，理还乱

红楼解“梦”，可谓热闹非凡。自清末民初以来，中国文坛上第一流人物几乎都已卷入红学争吵之中，且乐此不疲。长期以来，形成了“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”的局面。譬如：钗黛谁优谁劣？出现了“拥钗派”和“拥黛派”的对立。如何评价后40回的价值？有学者视续作为“仇寇”，斥之“狗尾续貂”；有学者认为，补作很有价值，《红楼梦》得以广泛流传，程、高二人功不可没。《红楼梦》有没有反满思想？“索隐派”认为，不但有反满思想，而且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，主旨就在于反清复明上；也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意见，认为曹雪芹的祖上早已入旗，不可能有反满情绪。曹雪芹祖上籍贯问题，周汝昌、李玄伯主张河北“丰润说”；冯其庸认定为辽东的辽阳和沈阳。有关曹雪芹生卒年份及“字”“号”的争论，“不仅他的生卒年一直存在着争议，甚至连他的‘字’‘号’也不能十分确定，……他的生年，现在主要的有两种看法，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，即康熙54年乙未；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1724年，即雍正2年甲辰。他的卒年，主要有三种看法，一种认为

^① 参见《俞平伯论红楼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372页。

他卒于公元 1763 年,即乾隆 27 年壬午除夕;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公元 1764 年,即乾隆 28 年癸未除夕;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公元 1764 年初春,即乾隆 29 年甲申岁首。现在大都倾向于第一种看法。”^①

除上述问题以外,还存在第 64 回、第 67 回的真伪问题;曹家旗籍问题;靖本“迷失”问题等等。这些长期争议不休、悬而不决的问题,在红学界,已成了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争吵焦点。

(二)猜不透的“谜”,解不开的“结”

胡适曾讥讽蔡元培《石头记索隐》是“牵强附会”式的“猜笨谜”。可别说,曹雪芹藏在《红楼梦》中的许多谜底,真叫人猜不透。譬如,贾元春的判词:“二十年来辨是非,榴花开处照宫闱;三春争及初春景,虎兔相逢大梦归。”其中的“是非”指什么?“虎兔相逢”又暗示了什么?“虎兔”是否暗含干支纪年?作者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的“相逢”?又如《好了歌》中的“家事消亡首罪宁”,宁国府子弟做了什么不堪之事,招来了贾府灭顶之灾?曹雪芹是否完成了《红楼梦》全书写作?后 40 回是否含有曹雪芹的佚稿内容?《石头记》是否遭到乾隆与和珅的查缴和销毁?^②删却脂批的 120 回本《红楼梦》,是否遭到乾隆与和珅的篡改?脂砚斋是何人?曹雪芹到底是曹颀的儿子还是曹颉的儿子?后 40 回的作者是否就是高鹗?等等这些问题,如果不能发现新的历史资料,它们将有可能成为红学界永远解不开的“谜”,成为“死结”。

^①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《红楼梦·前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 年 7 月第 16 次印刷。

^② 霍国玲、紫军在校勘《脂砚斋全评石头记》时所作的《序》中,提出了他们的观点:“其一,《红楼梦》曾写完过,为百十回;其二,《红楼梦》的后三十回是作者自己砍去的,作者留给后世的是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《石头记》;其三,删却脂批的百二十回本《红楼梦》,是遭到乾隆与和珅篡改并阉割的版本;其四,《石头记》曾遭到过大规模查缴和销毁之祸;其五,‘程高本’《红楼梦》是由皇宫炮制的刊印本;其六,程高本是遵照乾隆与和珅的旨意出笼的”。

三、为何藏“谜”，为何成“结”

一部《红楼梦》现已成了显学，还有那么多的“死结”令人解不开！几近“玄学”和“梦魇”了。难怪曹雪芹担忧他的“一把辛酸泪！”“谁解其中味”！

为什么《红楼梦》令人费解呢？脂砚斋在《石头记》第1回眉批中提醒过我们：“这是作者用画家‘烟云模糊法’处。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”^①

曹雪芹用了哪些“烟云模糊法”呢？使世人解不开“红楼”中的“哑谜”。作者明明担心《红楼梦》知音难求，又为什么要用“烟云模糊法”“瞒蔽”读者的眼？很显然，曹雪芹是为了逃避“文字狱”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（一）康雍乾三朝的“文字狱”

康、雍、乾三朝“文字狱”高潮迭起，最高统治者常常将“文字狱”作为镇压和禁锢汉族文人反抗意识的一种手段。

1. 康熙朝的“文字狱”

康熙元年(1662)至2年(1663)的庄廷钺《明史》案，最高统治为了杀一儆百，凡与此案有关联的人全数逮捕，入狱人数多达2000余人，斩决70余人，其中凌迟处死者达18人。康熙50年(1711)至52年(1712)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戴名世等百余人处斩，数百人被流徙。另外，还有康熙4年(1665)的邹流骑刊刻《鹿樵纪闻》案和5年(1666)的黄培“逆诗案”；21年(1682)的“朱方旦案”，等等。

^① 参见《脂砚斋全评石头记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5页甲眉③。

2. 雍正朝的“文字狱”

雍正在位13年,据统计有案可查的“文字狱”将近20起。雍正3年(1725)汪景祺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案;4年(1726)查嗣庭出试题:“维民所止”,被指“雍正去头”案;7年(1729)曾静、吕留良“反清著述”案及谢济世“毁谤程朱案”和陆生楠“讥讽康熙”案;8年(1730)徐骏(笔者注:清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)作诗:“明月有情还顾我,清风无意不留人”,定为“逆诗”案,徐骏被处决,等等。

3. 乾隆朝的“文字狱”

乾隆朝较雍正时期,其“文字狱”更为剧烈频繁。终观乾隆时期,有案可查的“文字狱”多达120多起。从乾隆16年(1751)至41年(1776)25年间,“文字狱”就多达70多起。乾隆16年(1751)“伪造孙嘉淦奏稿”案波及全国,被缉捕的人犯上千;20年(1755)又发生胡中藻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文字案,等等。

上述的这些“文字狱”都是发生在曹雪芹生前或在世的时候。身处康、雍、乾“文字狱”十分惨烈的背景下,曹雪芹撰写《红楼梦》,他若不在文本中藏“谜底”,使用“烟云模糊法”能行吗?正因为如此,所以《红楼梦》才会有那么多的“谜”,让后人猜不透;有那么多“结”,令世人解不开。

(二)“真事隐”,“假语存”的《红楼梦》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使用“甄士隐(真事隐)”、“贾雨村(假语存)”式的“瞒蔽”写作手法,使《红楼梦》达到了以“假”掩“真”的效果。那么曹雪芹使用哪些蔽眼术呢?

1. 借神话,拟“石兄”,掩盖了《石头记》中的现实性

曹雪芹假借古典神话故事,为我们虚构了一个神仙境地——“太虚幻境”。《红楼梦》中的主要人物,都是“太虚幻境”中的“情僧”、“情痴”、“情种”,她们幻化人形下凡偿还前世风流孽债。贾宝玉是女娲炼石剩下的一块顽石,幻化成赤瑕宫里的神瑛使者下凡,黛玉是西方灵河岸边的一株绛珠草,托胎下凡偿还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。大观园里的薛宝钗、秦可卿、晴雯等,都是“太虚幻境”中的使者,她们分别从“痴情司”、“春感司”、“秋悲司”里下凡汇聚于贾府,各有各的情份未了,下凡造化劫世。所以曹雪芹笔下的

“红楼”故事，既无“朝代”、“地域”可考；宝玉、黛玉等又无“年纪”可查。天上神仙无年龄，神仙不老。曹雪芹以“虚”掩“实”，虚化了《石头记》故事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空间。

2. 假作真，真亦假，“瞒蔽”了江宁织造曹家事

贾府“钟鸣鼎食”般的富贵生活，折射了曹家在江宁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般的富有。曹雪芹将过去的生活，尽量以“烟云模糊法”，将“真事隐”去。他写贾（假）府、甄（真）府，贾（假）宝玉、甄（真）宝玉，采取“假作真”“真亦假”虚实混合法，使人难以辨别《红楼梦》中的叙事真伪。

曹雪芹将“抄家”前的江宁富贵生活作当“一场春梦”来写，定名为《红楼梦》，其主旨也于如此。曹公还借用了萨满教“飞翔”、“分身”、“昏迷术”等手法，使贾宝玉时儿“梦”“幻”，时儿“痴”“狂”，以少儿般的“痴”与“狂”，“梦”与“幻”，喊出了许多作者想要骂的话，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心中的块垒。

3. 虚中露实，实中有虚，构画出贾府的衣食住行

《红楼梦》中的衣食住行，除了遵循“朝代”、“年代”、“地域”、“邦国”无考，“真事隐”，“假语存”的总原则外，由于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，在全国推行“剃头易服”高压政策；为了保持满族本色，清廷禁止满族妇女缠脚。因此，满族男人的“发辮”，女子的“天足”，成了当时文人骚客不敢涉足的“禁区”。

《红楼梦》以描写贵族生活为主旨，贾府主子、奴才们的衣食住行，不能不写。为了逃避“文字狱”，曹雪芹采用了“画家”“烟云模糊法”，虚中露实，实中有虚，真真假假地构思、绘画出《红楼梦》中的衣食住行。

（1）汉族女子的小脚，非写不可时，写得很隐蔽；写满族女子的“天足”，巧用“皮靴”替代。曹雪芹写汉族女子的脚，小心谨慎，遮遮掩掩，前写后删，几度修改。

（2）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，干脆不写男女发式，全书只写了三个小孩子的“钁盖儿”。

（3）《红楼梦》中对主人服饰描写特多，且突出了贾府贵族富贵气派。贾府主子们的服饰，材质高档名贵，做工精细考究，款式多种多样，色彩多彩华丽。但若去考究《红楼梦》服饰的“原型”，胡文彬先生认为：《红楼梦》中的

服饰“亦古亦今，亦汉亦满，亦南亦北，亦官亦民，似似非非，难以确指。”^①尽管如此，笔者认为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服饰并未完全淹没“旗袍”个性，曹雪芹多次写到满服独有的“箭袖”。除此以外，曹雪芹还有意突出了北方游猎民族服饰特征，即喜穿皮服。文本中各种不同的裘服，府首可拾，数不胜数。

(4)曹雪芹以当时南北园林为“底本”，用他那巨椽彩笔为世人艺术绘画出“占了大半条街”的国公府和“神仙境地”大观园。“索隐派”不必费尽心思地去寻找国公府及大观园的“原型”，她是曹雪芹名园艺术“集锦”。但曹雪芹并未完全虚化北方民居特色，文本中多次写到贾府的“地炕”、“火炕”、“土炕”及“影壁”和满族的“排插（笔者注：板墙）”。

(5)贾府宴席虽多，但写主子具体吃什么较少。曹雪芹不写贾府饮食，独独在第49回特写“脂粉香娃割腥啖膻”。曹雪芹的用意是什么？很显然，“烧烤鹿肉”，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打猎“野炊”的习俗。又譬如，除夕前乌进孝给宁国府送来的“年货”，都是东北特产。东三省是清朝的“龙禁”之地，清廷皇庄多在此处。曹雪芹这是在提醒读者，所谓“无朝代年纪可考”，那是“蒙人”的“假话”；有“巨眼”的人，一眼就能看穿《红楼梦》演义的就是清朝满族贵族的故事。

总而言之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煞费苦心地以“虚”掩“实”，以“假”乱“真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逃避雍乾时期的“文字狱”。清时“文字狱”之惨烈，不只是曹雪芹这个“罪臣包衣之后代”惧怕，终清一代读书人，为了生存，他们都不敢涉足时政，只得沉潜于“古义”之中，故此清朝“考据学”达到了全盛之时，正是其思想文化禁锢的结果。

^① 胡文彬：《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》，中国书店，2005年版，第442页。

四、无意“解谜”，只求“镜像”

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曾说过：“《红楼梦》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。”的确如此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思想文化极为丰富，她记录了康雍乾社会的全貌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，其内容涵化了清朝的居家礼制、丧服守制、婚姻制度、宗法制度、嫡庶制度、奴婢制度、爵位继承、萨满文化、满族习俗、法律制度诸多方面。

《红楼梦》思想的深邃性，笔者无能力对其全面涉猎和讨论。文本中的诸多“谜底”，笔者也无能力去破解。本拙作无意“解谜”，只求对《红楼梦》所反映的文化现象，试图从礼制文化、法律制度等视角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艺术化了“史事”，也许就是曹雪芹亲身经历过的，或许是他亲眼所见的；多数的“故事”，则有可能是他从现实生活“原型”中高度概括出来的。总之，文学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故事”，尽管经过了艺术加工，但她绝非是“空中楼阁”，任何文学作品，都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。任何作家，她只属于她那个时代。假若曹雪芹没有经历家世的衰败，生活的突变，《红楼梦》也决不可能诞生。有学者说贾宝玉就曹雪芹的影子，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2013年3月于中央民族大学



卷首弁言 / 001



第一章 《红楼梦》中的居家服制礼

第一节 中国礼文化的演变 / 003

- 一、“礼”既是准则又是法则 / 003
- 二、“礼”是核心“仪”是形式 / 004
- 三、“礼义”的演变 / 004

第二节 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居家礼节 / 005

- 一、贾府吃饭规矩 / 006
- 二、贾府门第出入规矩 / 008
- 三、贾府身份尊卑规矩 / 009
- 四、贾府亲朋拜见礼 / 011
- 五、名帖问候礼 / 012
- 六、贾府居家庆典礼 / 013
- 七、贾府的礼尚往来 / 016

第三节 贾府尊师重教礼 / 017

- 一、贾府亲属拜师礼 / 017
- 二、贾政尊师礼 / 018

第四节 贾府入宫朝仪礼 / 019

- 一、贾府进宫朝贺 / 019
- 二、省亲君臣拜见礼 / 020
- 三、入宫探望皇妃 / 020



第五节 《红楼梦》中的丧仪 / 021

一、贾府丧葬礼 / 022

二、秦可卿丧礼 / 026

三、贾母的丧仪 / 030

第六节 贾府五服守制 / 031

一、五服制度 / 031

二、五服九族姻亲 / 032

三、贾府儿孙服制礼 / 033

四、贾府丧仪僭制 / 036

五、服制中的夫权 / 040

第七节 《红楼梦》中的宗亲法 / 042

一、宗亲法本质——亲情入典 / 042

二、宗亲法——皇权至上 / 043

三、贾府“内乱”“不孝” / 047

四、宗亲法断案特点 / 048

第二章 《红楼梦》中的婚姻礼制文化

第一节 《红楼梦》中的婚姻缔结 / 053

一、婚姻缔结的实质 / 053

二、婚姻缔结的形式 / 054

三、“金玉良缘”获得赞赏 / 060

四、“木石前盟”遭受毁灭 / 061

五、自由恋爱为礼制所不容 / 063

第二节 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选秀女” / 064

一、“选秀女”范围及目的 / 065

二、薛宝钗参与“选秀女” / 067

三、贾元春加封贤德妃 / 067

第三节 《红楼梦》中的嫁娶礼仪 / 068

一、《红楼梦》中的嫁娶六礼 / 069

二、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礼仪 / 071

